

黄 孟 文 著

黄
孟
文
中 短 篇

小说自选集

云南园雅舍出版

黄

孟

文

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黄孟文 著

云南园雅舍出版

黄孟文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作者：黄孟文

编委／校对：毕镐娇、陈珀如、陈晞哲、李妙儒、
李汶镁、林君丽、罗健芬、聂金凤、
欧阳彦德、许振群

执行编委／校对：陈珀如、聂金凤

出版：云南园雅舍

Yunnan Yuan Publishing House

17, Hazel Park Terrace, #01-10

Singapore 678944

Fax No: (65) 67664897

e-mail: meng727@singnet.com.sg

发行：[新加坡] 云南园雅舍

[马来西亚] 大将出版社

国际书号 (ISBN) : 978-981-05-7470-3

出版日期：2007年2月

定价：新币 \$14.00

马币 \$24.00

写些什么和怎么写

有人说：不管你写些什么，只管你怎么写。

我说：要管你写些什么，更加要管你怎么写。

黄孟文 | 1982年1月1日

自序

在新的“微型小说”肇始之前，我原本多从事中短篇小说、翻译、随笔与杂感之类的写作。那时，由于生活极端忙碌，以及在学术方面的钻研，我身兼数“职”，对文学生涯无法集中精神，全力以赴。

《成人的世界》这个短篇，写于1981年，原拟收入我的小说集《安乐窝》之中（1991年出版）。只是，那时的新加坡社会一般上还相当保守，为免引起道德方面的争端，故而临时抽掉此篇。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新加坡社会已经相对地甚为开放，篇中这一点点与“性”有关的描绘，不但称不上“前卫”，反而算是有点“落伍”了，因而不避讳，把此篇收入书中。

退休以后，我有很多可以供自己“使唤”的时间与空间了。我这时爱上了微型小说，认为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宠儿，它随着现代社会与小说思潮方面的演变应运而生。它现在已经成为小说四个家族中的一员了（另外的三个家族是长篇、中篇与短篇小说）。由于我这二十多年来讲了不少与微型小说有关的话（请参见拙著《微型小说微型论》），这儿不再赘述。

我几乎对各种文体都很热爱，对中外新旧小说尤



其情有独钟。我前些时候写的中短篇小说，现在大体上都已经绝版了。我难舍旧爱，故而特别自选了16篇，让它们再与读者见面。这些作品在以往各个不同的时期，曾经受到不少读者的热烈反应，或许它们还有保存的价值。过去承蒙读者、评论者、编者与出版社的厚爱，纷纷给以指点，或者译为外文出版，或者收入他们编选的集子之中。我在本自选集各篇的末端，有详细注明。这些注释，主要是关于“外文”的翻译、发表或出版的情况；至于华文方面的评语与转载情形，因为太多了，我只提供了几个与“太系”之类有关的注解，其它的一律割爱。末了，敬请诸君不吝赐教。

黄子文

2007年1月15日

目录

005	自序
009	窃听器
015	安乐窝
026	成人的世界
035	云漠万里
079	出国
100	再见惠兰的时候
110	虐待
121	桂英姐姐
133	柳暗花明
142	阴沟底下八小时
158	疑云
168	青红灯附近
177	麻将精
187	死的快乐
196	样样第一
212	看不见的父亲

附录	231	试评黄孟文的“桂英姐姐”及王拓的 “金水婶”	⊗郭名凤
	235	黄孟文和他的小说创作	⊗丘峰

窃听器

方达荣先生六秩人寿那天，收到礼物不少。这些礼物，大都附有典雅的贺词，诸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寿无疆”、“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之类，琳琅满目，念起来悦耳动听。

难怪方先生老怀宽慰，频频摸他那稍为扁平的鼻子，拈须微笑。他暗想人心如此善良，忠诚厚道，真是不妄此生。他多么希望自己的高血压已经全受控制，免得每次进餐时忧三虑四，应该多多享受人生嘛！

在众多的礼物中，最独特的是一架如手提打字机般大小的“窃听器”，那是二亲家最近游历日本时，特地从那儿买回来，送给他方老先生做生口的。

窃听器真是一个神奇的玩意儿，据说它具有比最新电话机还大的功能，比如我们可以把最常接触的人的地址、电话之类输送进去，各自以一个简单的数目字（如1至20）作代表，用时只要把数目字一按，就可以听到有关人士的谈话或动静。听说凡是在五百公里之内的声音，都能听到，而且非常清晰。

方先生精选了二十个地址电话，叫人安装进窃听器内。



第二天，因为太累了，方先生在家里休息，没有到店里去。

下午，妻子照例到她的老友刘太那儿搓麻将去了。

闲得无聊，方老先生是在喝过菲律宾女佣泡的好茶以后，把那新鲜的玩意儿拿出来，以便窃听一下，开开眼界。

先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哦，还是福源号吧，它也是北干拿路一间著名的卖水、土产的商店，跟本店旗鼓相当，常常抢生意。收听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新的花招。

望了望那张列好了的简表，方老先生把电钮“4”按下。

“噙……”开始时一阵模糊，但是声音很快就清晰了，好像是福源号老板在跟谁讲话：“……最近我们从青岛订了一批对虾和连壳的鲜鲍，多几天就可以空运到了，而且也都给酒楼餐馆订光了。这次，哼，方扁鼻必定措手不及，给他一点颜色看看，整天跟我们对抗，哼……”

方老先生听了，虽然有些吃惊，但是沉思不语，或许在思索对策吧？

他再把电钮“1”按下。那是自己店里。起初没有什么动静，仿佛职员们都在打瞌睡，顾客也没有上门。慢慢地，有人懒洋洋地开口了：“看样子，今年的花红又是很少，做得很癯……”是老职员阿兴的埋怨声。

“方老头也真刻薄，每年只给那末一点点的花红，”那是另一位女售货员萍姐的声音。“我一个朋友的女儿在CBA银行做，每次都拿三、四个月的花红，真

羡慕死人……”

“方扁鼻就是这样孤寒，对伙计一点都不阔气……”那又是另外一位职员牢骚。

方老生气得鼻孔都要冒烟了。他转而静听店里房内主管他们的谈话，看看他们是怎样管教下属的。

他听了许久都没有声音，原来他们正集中在另一边的大房里聊天。或许是因为老板不在，大家都乘机“吃蛇”？

“唉，今年新年本来想去曼谷和普吉岛游历一下的，”正是周主管的声音。“方老头就是不肯放假到元宵，说什么按照政府规律，初四就要上班，还说什么提高生产力，呸，真是放屁，不中不西，不老不新……”

方老先生做梦也想不到，这批追随自己多年的职员们，平日在自己面前必恭必敬，斯文有礼，说话低声下气，老板前老板后，现在在背后竟然对自己讲话如此不客气，真是岂有此理，气死我也！

他继而想听听老实的岳父母的谈话，消消心头怒气。这对刚退休的保险业高级职员，对自己最有亲戚之情。方老先生每次发闷时，总爱找他们来聊天——岳父母其实比他大不了几岁，因为自己迟婚，妻子雅兰比自己年轻了十多岁。

他在电钮“3”上按了一下。还好，岳父母都没有出去。听口气，两人正在修剪屋前的胡姬花，一面剪一面侃侃而谈。听了好久才听到一些与自己有关的话题：

“听说我们的好女婿今天在家里快活，没上班咧！”是岳母的声音。

“为老不尊。”岳父的答腔。



“就是嘛，尤其是他的几个儿子媳妇呀，真荒唐，看见父亲不上班，他们也偷懒，几个人一早就驾车到迪沙鲁游泳去了。真没家教！这些人全给扁鼻佬宠坏了。弄得我们的雅兰也无能为力。你看我们的儿女多好，尤其是雅兰，嫁给他二十几年了，除了爱打打麻将，什么不良的嗜好都没有，总是循规蹈矩，贤淑大方。扁鼻佬完全不懂得怎样管家……”

怎么？连岳父母也会在背后批评自己？真是人不可貌相。方老先生一气之下，把窃听器关掉。

商界的人比较可恶，外表真诚，内心险恶，专门在背后讲人坏话，还是别听这些人的谈话吧。

方老先生想起了他的挚友卢耀章，五伦中学的体育教员。卢先生从事教育已经二十多年了，桃李满天下，而且为人旷达豪迈，给人一种耿直的印象。

想着想着，方老先生又提起窃听器来，按了一下“18”。

操场上吵杂异常，全是孩子们打球的声浪。卢耀章没有像平时那样，向着孩子们嘶喊。奇怪，他今天下午不必教体育吗？

听了好久，原来他在一边跟另外一个人谈话，还有多一个年轻人的声音。

“哇，卢先生，你带孩子来打球吗？罗柏不是在澳洲读经济，刚刚回来的吗？”大概是老卢的同事吧？

“不是打球，只是带他来见校长，请他介绍工作。”

“哦，找工作吗？……A，你怎么不去找方老板，他是你的老友，又是我校咨询委员会的副主席？”

“唉，别提了，这个扁鼻子，不久前我带罗柏去找他。照理他交游广阔，人又有地位，找工作哪会有问题呢？哪知他咿咿哦哦了大半天，推来推去地打太极。呸！别提他啦！”

听到这里，方老先生暴跳如雷。胡说八道，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还记得，大约十天前，他在电话里对卢耀章说，他儿子的事已经有了眉目，可以在一间酒店当会计员。是他们自己嫌职位不高，薪水又低，不肯接受的。现在他怎么可以昧着良心讲话呢？

方老先生恨得气喘吁吁，“突”地把电钮关掉，脸孔热辣辣地好不自在。

良久，他想起了幼儿，按了一下“8”，那是国大宿舍。没什么动静。只有其他学子在谈话、追逐、嬉闹。等了好久都没有他的声音，这小子恐怕又溜到什么地方鬼混去了。

唔，还是转到刘太那儿，看看老婆今天的的赌运如何。

他刚把“6”按下，就听到一阵喧闹，叠牌声、“碰碰”声、掷牌声、“暗贡”欢呼声、吱吱喳喳的女人诅咒声、高谈阔论声……

方老先生愈听愈有兴味，只是，奇怪，听了整二十分钟，却没有自己老婆的声息。这婆娘不在刘太那儿吗？不可能吧？她每天都到那儿去打牌，一天不去就周身不舒服，怎么会不在那儿呢？他再静听，没有啊，刘太这间屋子也真太大，一英亩多，不但难管，找人也不容易。

再细听，咦，好像在一个角落（某间寝室？）有人



在窃窃私语，那不是老婆的声音？

“啊呀，我那个老不死的，整天吃药，一点力气都没有，那像你这么……够劲？”

这真是非同小可，方老先生心惊肉跳，屏息静听。

“是吗？嘻嘻嘻，来，躺过去一点，”好像是刘太那个在股票行工作的大儿子阿祥的声音。“今天包你更享受，上星期我去合艾，从小电影上学到了一些工夫……”

“且，死人头，好学不学……嘻嘻嘻……”

方老先生这下哪里受得了，只见他脸色苍白，额上青筋暴露，双手猛按心口，徐徐倒下……

菲律宾女佣吓得尖声锐叫。

1988年11月

注：本篇被译为马来文，并被收入“12 CERPEN XINHUA（新华短篇小说12篇）”（translated by Goh Choo Keng/edited by Chan Maw Woh, published by Tropical Publishing House, Singapore, 2000）。

安乐窝

刚踏出美花河公寓的办公室，迎面走来一位身体瘦小、头发卷曲的青年。负责接待我们的那位爱荷华大学的职员，赶快为我们介绍：

“这位是沙马·依布拉欣，巴勒斯坦人，这位是孟黄，新加坡来的。真巧，你们是通房。”

“嗨！”彼此高兴地喊了一声，握握手。既然彼此的卧房相通，以后要朝夕相见的，所以很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觉，至低限度我自己是这样以为。

沙马·依布拉欣满脸堆着笑容，很和气的样子。他的眼睛很小，鼻子却是高而有钩，皮肤介于白和棕色之间，年纪大约二十六七岁。

“沙马，你先到两天，比较熟悉，带孟在楼下走走，好吗？”那位职员说。看见沙马点点头，他加上一句：“我要先走一步，如果有什么难题，可以到辅导处来找我。”说完就走了。

美花河公寓占地甚广，楼高八层。它的正面和打丕公路平行，中间向后伸延，全座建筑物像个倒转过来的T字。它的底层宽敞极了，全部铺着地毯。正中间是办公室，左翼是图书馆兼阅览室、休息室、电视厅，空空旷旷的。办公室对面走廊的左边有两座电梯，还有邮



政信箱、女热气澡室，男热气澡室，其后直通热气游泳池。走廊右边有贩报机、贮藏室、和一间直通外面停车场的大空房。右翼又有两座电梯，还有邮票机、换钱币机、足球机、乒乓桌、台球等。再过去是无人管理的食堂，里面摆着各种食品机器，只要把银角放进去，你可以按钮取得咖啡、可可、汽水、冰淇淋、鸡汤、牛肉汤面、冻肉三文治、香烟、薯干、花生等，应有尽有。

我们在食堂内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

沙马走到汽水机旁，塞进两个两角半的银角，在其中的一个电钮上一按，格洛格洛格洛洛，一罐可口可乐滚落在一边待领。同时，格令格令格令令，一个银角在里面翻腾而下，落在另一个凹处。他把银角拿起来放在掌上，是找回来的五分钱。

我要喝咖啡，但是一时没有银角，很窘。他把我带到换钱币机前，将我交给他的—元纸币平铺在机器里。—按电钮，格令格令格令格令令令，—共滚下六个角子，三个两角半的，两个一角的和一个五分的。惭愧！当初我以为只可以用大银角换小银角，却没想到还能以纸币换银角，真是落伍得很！

“是第一次来美国吗？”沙马笑笑说，也许是看到了我脸上所显露的诧异神色。

我点点头，并且带着羡慕的口吻对他说：美花河公寓的一切都很现代化，像是一座豪华漂亮的旅馆。

“其实，连旅馆都没有这样齐全的设备呢！”他眯着眼睛说。“美花河公寓就代表美国，什么都是机器的。在这里住真舒服，它实在是一个安乐窝。”说完，他仰头喝了一口可口可乐，咂咂嘴。